大乘廣百論釋論卷第三

是

聖天菩薩本　護法菩薩釋

三藏法師　玄奘奉　詔譯

破我品第二之餘

復次有作是言若無我者心等生已無間即滅宿生念智憶昔某名即是今我此不應有所以者何今昔異故世間不見憶昔他身謂為今我是故定有常住句義緣之生念言彼即我此亦不然我先已說因果雖殊相續假一緣此假一言昔是今又說頌曰

若有宿生念　便謂我為常　既見昔時痕
身亦應常住

論曰若宿生念依相似相見昔似今謂今為昔便謂有我是一是常既見今身依相似相瘡痕似昔謂昔為今身亦應許是常是一此顯共知有差別物依相續假亦謂無異故不可以謂無異相比知有我是一是常又憶昔身苦樂等事謂今是昔而是無常亦應比知雖謂今昔我無有異而非常住又雖今昔其體有異然由昔習

了受所緣有勝功能熏在宅識隨緣
覺發念力相應似昔所緣境界相現
如是名為憶宿生事雖無有我是一
是常而有憶念宿生事智世間現見
服仙藥等服之經久藥體雖無然有
所引勝功能在後時成熟除疾益壽
然無有我此亦如是若唯有念誰為
念者亦不可言念為念者以有二種
俱無過故設復有我誰為念者亦不
可言我為念者以所執我非智相故
若言我體雖非智相與思合故能有
思念是則此我與思合時於自他相
應有取捨若有取捨便是無常若無
取捨不異前故與思合時亦無思念
是則此我亦非念者又說頌曰
若我與思合　轉成思念者　思亦應非思
故我非常住
論曰若所執我本性非思與思合故
轉成思念如頗胝迦體非青等青等
合故變成青等是則此思與非思我
而共合故應成非思若思雖與非思
我合不捨本性不成非思我亦應尒
雖與思合不捨本性不成思念頗胝

迦實青等合時舉體別生故見異色

非即本性變成餘相以頞胝迦其體
清潤餘色合故舉體別生形相同前
謂為本質實非本性變成餘色又頞
胝迦前後異體相差別故如青黃等
我亦應尒云何是常又應同此非實
我性由此即破彼論異說謂有說言
頞胝迦實其性清淨不障眼目餘色
合時各別處住不捨本相不取餘相
若有作意或不作意還見本相及近
彼色復有說言頞胝迦實其性明徹
猶如明鏡餘色合時影現其內見者
目乱謂成餘色而實此實不變如前
此皆非理違比量故為眼所見如電
如燈云何前後體相無變又所執我
思生前後其相有無不決定故則應
同思念念生滅又我思合轉成思者
與苦樂合應成苦樂若不尒者雖苦
樂合不捨前位猶如虛空雨火無變
應非受者故說頌曰

我與樂等合　種種如樂等　我如樂等故
非一亦非常

論曰樂等性相更互相違故有種種

我與彼合應如樂等成種種相故此
我性應如樂等身身各別非一非常
亦如樂等非眞我性是故離思別有
我體與思合故同於思相名為念者
不應道理即念自性似所念境相狀
生時雖無主宰似有作用假名念者
記別分明說名為念一法義分無無
二過
復次數論外道作如是言思即是我
其性常住如是思我離心心法別有
體相難可了知所以者何思我體相
非現量境以其自相非諸世間所共
知故非比量境以其思相唯在於我
不共餘故夫比量者比知共相以果
等捴相比因等捴有所立思我由不
共故無同法喻同法喻既無異法亦
非有無待對故由是思我理實為無
設許有我以思為性應當徵問如是
我性為由他力得成思耶為由自力
得成思耶若由他力得成思者應是
無常如眼識等若由自力得成思者
應不待緣如虛空等為顯此義又說
頌曰

若謂我思常緣助成邪執 如言火常住
則不緣薪等
論曰如法已生自相安住終不更藉
因及衆緣不可生已復更生故我亦
應尒思體既常自相安住不依他立
云何復待轉變衆緣資助思我令其
轉變受用種種所受用具若不依他
而轉變者則無緣助有所受用若可
轉變應是無常如世間火其性無常
若以酥油灌薪草等投其火中便增
熾盛若不尒者火勢衰微薪等若無
火則非有既緣薪等火豈是常我既
藉緣寧容常住若汝復言我論中說
如是思我其體雖常然藉根塵和合
顯了如瓶瓮等由光明顯所以者何
思我不能自然觀察要待轉變因果
相應方得顯了故雖藉緣而我常住
如是救義其過弥增所以者何不見
瓶等為緣所顯而體是常真如涅槃
雖可顯了然依世俗非據勝義非勝
義中有常無常了不了等分别戲論
所執思我緣所顯故應如瓶等其性
非常若汝復謂隱時思我雖無思慮

而有功能如是功能不異思慮既無
思慮何有功能又思功能必依思體
體既非有能何所依又隱時我以思
為性思既非有我則是無云何而言
隱時思我雖無思慮而有功能設言
隱時我非思者汝今應說我相如何
若不說相而我成者則應一切妄執
皆成如是推徵前已具說又汝所執
諸有功能與功能者其性為一是則
能者非能所依性是一故又於此位
無能者故不可說言能即依能自於
自用理相違故亦不可說能無所依
別有最勝亦無過失所以者何若思
功能無所依止而自立者轉變功能
亦應自立何須最勝又汝所執思我
功能隨所受用有無量種既許能多
如何體一汝宗定執體能一故世間
未有一法體上不同一時能生多果
不同時者顯於一時一法體上能生
多果時若不同其體必異云何汝執
一我前後有多功能起多思慮又此
思我云何一時不起一切受果思慮
若言思慮必待轉變方得起者此亦

不然云何最勝具諸功能而不頓起
一切轉變最勝功能無障㝵故設許
最勝於一時間頓起一切轉變作用
是即最勝體應斷滅舉體皆變失
本性故如最勝體我亦應然其性皆
常具諸能故如是汝執隱時思我具
諸功能而無思慮有多過失終不能免
復次有餘方便救此義言我是思者
思爲我用非用滅時用者隨滅現見
眼等雖無能照色等作用而有其體
是故隱時雖無思用而有思者我體
非無此亦不然隱時我相應與思別
還同前過豈不作用與作用者體不
異故無別相耶汝言正似癡爲沐浴
意避輕垢翻招重穢思用我體既無
別異思用滅時我體應滅是則思我
皆定無常便害自宗何名救義又汝
所言現見眼等雖無能照色等作用
而有其體我亦尒者此亦不然故次
頌曰
如至滅動物　作用彼無有
論曰如能照了色等作用乃至滅來
恒隨了別自境界識由此作用即是

識體作用若滅識體則無眼等諸根
至相續斷常無此用自性異故所以
者何眼等自性非能照等故彼滅時
此不隨滅眼等所造淨色為性汝我
離思無別有體不可用滅而體獨存
豈不說我思者為相云何乃言離思
無體汝前雖說然不應理所以者何
思者思用既不同滅應有別體我體
非思過如前說用無別體先難復来
又思思者相待而立俱有方成闕一
不可思與思者若一若異定觸如前
所說兩過如是釋已復有別釋如他
眼等乃至滅来常有作用能生別物
非汝所執我思作用許為如此別物
所依照色等用即是眼等各於自境
生識功能眼等諸根隨所生識種種
自相差別顯現雖離因識無別有體
而離果識別有自相汝執有我能生
於思不許離思別有自相是故不可
引為同喻故說頌曰
故有我無思　其理不成就
論曰有別相者不同體故可得說言
一滅一在思用思者既無別相思若

滅時思者亦滅是故汝執有我無思
所立道理定不成就復次有執離思
別有實我其體周遍一分生思謂我
一分先與智合引起能生殊勝思行
後時一分意合生思故無如前所說
過失此不應理故說頌曰

餘方起思界　別處見於思

論曰方處若異因果不成未見世間
種與芽等各住遠處因果得成汝執
能生殊勝思行先於遠處我與智合
習誦經書工巧等事令其善巧熏在
我中後於異方若無障导我與意合
生起現思是則分明因果異處豈不
行思所合我體不別異故無此過耶若
尒一切行等因果悉與我合處應皆
同便失汝宗我體周遍一分智合引
起思行一分意合生起現思若汝復
謂如鎔鐵鋌其鋌一頭先與火合餘
頭雖復不與火合由體一故亦漸鎔
銷行思亦然生處雖別我體一故因
果成者此亦不然故次頌曰

如鐵鋌鎔銷　我體應變壞

論曰如鎔鐵鋌其鋌一頭先與火合當

即銷鎔於後展轉熱勢相及餘離火處皆復銷鎔如是我體先於一分與智和合變生思果於後展轉勢力相通異處意合變生思果是則我體應非常住如何妄立我是常耶又汝執我唯依少分能生於思說名思者此亦不然故次頌曰

思如意量小　我似虛空大　唯應觀自相
則不見於思

論曰汝執我體一分意合能生於思說名思者餘分我體不與意合不生思故不名思者意有質㝵細似極微我性虛通廣如空界少分意合能發於思餘分無邊皆無思慮故應從多觀是我相不應就少見為思者夫於自體假立名言或依多相而表於體或為他染以彰其相如此二事我上皆無故我不應說名思者若汝復言思非我相思是德我是實此實德業三種自性不相雜亂何為不可以汝不能離思別顯我之自相是為不可若不別顯我之自相終不能立我有實體自相畢竟不可說故汝所立我

則為無我又汝所立我非思者便失
我相非思者故如色等法非我非思
又思為先所造諸業應不屬我則成
相違與自他思俱不合故我無思慮
與彼所求因果事物非意相違應如
烏鵲卮多羅果由如是等衆多過失
我便散壞終不得成復次有餘苟避
如是過網不許我體少分起用執能
依德遍所依我此亦不然德若遍我
根等和合便為無用無根等處有樂
等故若言不尒由我一分與根等合
遍生樂等如在一處燈炷等行力發起
燈光明遍多處若尒頌曰
我德若周遍　何為他不受
論曰若我與德體俱遍者一人樂等
應遍諸我何為餘我皆不受耶寧許
一分我與意合即於是處生苦樂等
我能領受無此過失若汝復言我所
有物唯屬於我我能領納一人樂等
雖遍諸我然唯屬一不繫餘人云何
令他受我苦樂世間現見所有財物
雖主能受非他所用若處有別是事
可然既是同居何妨共受諸同處物

若不屬己雖無取捨自在受用見觸
受用誰復能遮現見世間非屬己物
若同一處見觸無遮今苦樂等無形
質故唯能見觸不可取捨是故汝言
不成救義若言餘我於他苦樂由有
闇障不能領受如世間物雖復同居
眼無障者能有所見眼若有障即無
所觀我亦如是於自苦樂無闇障故
便能領受於他苦樂雖復同居有闇
障故不能領受若尒闇障少分轉耶
彼言不也周遍轉故此障彼我處不
同耶復言不也處無別故若尒須曰
能障既言通 不應唯障一
論曰一闇障處有無量我處既無別
一我被障餘則不然誰能信解闇相
無別我相是同能障所障處復無別
所受樂等其義亦然是則有障及以
無障受與不受一切應同不見世間
有諸外闇如汝所計內闇差別前雖
執德不遍所依而我體遍與他德合
應亦能受過同此言我豈不說樂等
與意其處要同方能領受故無受他
樂等過失汝等外道隨自意言非隨

意言能契正理非可照物處燈明中
而此燈明不能照了我亦應尒云何
不受若汝復言雖一切我體皆周遍
而自樂等不共於他何以故樂等諸
德由行勢力而得生故此行勢力依
法非法而能受果故此義成如是方
便於理無益過失同前不成救義如
是論者依理推徵邪觀為先立我常
遍能作能受義不得成
復次有說薩埵剌闍答摩三德非思
而為作者我思非作而能領受為破
此義故次頌曰
若德並非思　何能造一切　彼應與狂亂
俱癡無所成
論曰所執三德體若非思何能為我
造化万物若本無思而有所造彼與
狂亂何事不同設復如狂斷有何失
若如狂者為我造立所受用事應不
得成未見世間癡狂僕隸能為主等
辦如意物又彼諸德於所作事若無
善巧應似愚人於雕畫等不能成辦
於所作事若有善巧云何不能即自
受用為顯此義故復頌曰

若德能善解　造舍等諸物　而不知受用
非理寧過此
論曰若言諸德如工巧者於難作事
能善施為内外所須無不成辦而於
受用易見事中不善了達一何非理
除守自愚誰朋此見如是三德於受
用中亦有善巧為彼體故如於善巧
諸所作事此顯作受者俱依三德成
故不須別立我思為受者若言勝性
雖體非思然隨緣勢造化万物為令
思我自在受用如草木等雖無所思
而依業力生花果等種種不同為人
受用若尒勝性所作無思應同華果
受已不絶諸有思惟而生果者受用
足已果便休廢勝性非思如外草木
又常不壞我受用已所作便息其理
不然若言三德其性黠慧凡所施為
無不善巧我為神主能善思惟令彼
造作自在領受謂彼三德了知神我
意有所須方起覺慧隨起作用造化
万物於是思我自在受用汝此言說
但述自宗於諍義中都無所用又汝
所立我有思惟德有覺慧如是二種

俱能領納了別自境性相差別難可
了知是故不應虛妄分別覺慧屬德
思惟在我又德應失覺慧自相無思
惟故猶如色等汝言三德了知神我
意有所須方起覺慧起作用等此則
不然自性位中無覺慧用誰能知我
意有所須若於尒時覺慧已起何待
知我意欲方起若於尒時覺慧未起
云何三德初起於大若無覺慧大體
自起一切万物亦應自起故此覺慧
於變異果自性因中都無所用有餘
復立比量救言覺慧非思是無常故
諸無常者皆非思慮猶如色等如是
自言違害自意思惟分別得覺慧名
若不思惟便非覺慧云何而說覺慧
非思又先已說覺慧思惟俱了自境
性相無別云何覺慧無有思惟是故
汝言有自違過又無常因有不成過
就生滅義自宗不許隱顯義釋他宗
不成若言因義不應分別但就捻說
此亦不然若別俱成可就捻說如其
別見捻顯為因別既不成捻依何立
又依作用說有隱顯依此立為無常

因義汝立我思亦有作用故有因義
不定過失又汝欲立覺慧體外別有
我思或我思外別有覺慧皆不得成
如是種類非共所許由此汝立無得
成義是故所說我思能受三德能作
其義不成
復次有執我體常遍無㝵能造万物
名為作者此亦不然義相違故若汝
執我有動作用名為作者即有無常
及有質㝵不遍過失現見無常不遍
有㝵方有動作常遍無㝵有動作用
曾未見故若所執我無有動作云何
得名能造作者是故必應許有動作
若尒應許我體無常有㝵不遍為顯
此義故次頌曰
有動作無常　虛通無動作
論曰風界勢力能生動作謂由風界
諸行流轉於異處生相續不絕依世
俗理說名動作依此動作說為作者
此必不越有㝵無常有㝵無常即非
周遍汝宗亦許極微動作有㝵不遍
前已遮遣執為常者顯是無常是故
比量無不定過若言我宗不許內我

體有動作因不成者此亦不然必應許故若無動作何名作者汝雖不許業句動作而有作者言依動作如說火焰来去等言又必應許我有作用若全不許我有作用我則為無同兎角等為顯此義故次頌曰

無用同無性

論曰若汝所執我有作用可為作者名言所依若無作用則同非有依何說我以為作者既無作用應不名有若謂有言不依作用但依同性及彼相應此亦不然世間智者依有用體說有名言若無有用則無有體無用無體名依誰立云何而言有作者我若汝不了有言所依但應受持默不語法何須強說我有作者有言依止有用之體世智共許汝必應隨若汝定執我無作用應如共許畢竟無法由此比量我即為無何不愛樂空無我理為顯此義故次頌曰

何不欣無我

論曰如過去法既無能生諸法作用即無自體由此同法我亦應然無世

共許焰行等用亦無自許往來等用應無自體如是我性都無所有非唯順理亦稱汝心何不欣求空無我理計不信者正爲無明所起邪執力强故可若汝謂我雖無別用而能爲境生我見心故名作者此亦有失前已廣破今復重來又我不能爲我見境無作用故猶如兎角此我見等亦不緣我有所緣故如緣色心若實有我能生我見此我云何如善幻術隨其所願現種種相誑惑世間令起種種我見差別爲顯此義故次頌曰

或觀我周遍　或見量同身　或執如極微

論曰一類外道執我周遍於一切處受苦樂故我無形質亦無動作不可隨身往來生死故知內我遍於一切一類外道作如是言我若周遍如虛空者不應隨身受諸苦樂應如空界無所往來其性湛然非作受者是故我性應如色等隨所依身形量不定雖無形导而有所依轉變隨身受諸苦樂雖依形質有卷有舒而我體性無生無滅如油滴水隨水廣狹雖有

卷舒而無增減一類外道復作是言若我體性隨形量者即應如身有分有變又汝執我隨所依身似水依堤如油逐水是則此我如彼水油既變既多非常非一引此為喻而言我體為常為一與理相違是故我體住於身內形量極細如一極微不可分析體常無變動處動身能作能受此亦不然以違理故衆微聚積成極大身我住其中形量甚小云何小我能轉大身舉體同時皆見動作若汝意謂我量雖小而於身中往來擊發漸次周匝如旋火輪以速疾故謂言俱動若介我體巡歷身中應有生滅及成衆分但是遷流至餘處者定歸生滅必有衆分既言我轉所至非恒如彼燈光豈有常一常必非動動即非常我動而常深違正理又所執我有住有行何得說為是常是一若行時我不捨住性應如住位則無所行若行時我捨其住性別體即生常一何在如是等類我執無邊以理推徵皆不成立為顯此義故次頌曰

智者違非有
論曰若有實我性相皆同等以為緣
生我見者如是我見不應得有種種
差別更不相違以此知無常住實我
但由久習虛妄我見熏在識中功能
成熟如身遂業緣變不同我見隨因
緣別亦尒唯有心相變現衆多於中
都無一我實體故諸賢聖積無倒因
方便勤求證我非有
復次諸有說我能證解脫但順愚心
終違正理所以者何故次頌曰
常法非可惱　何捨惱解脫　是故計我常
證解脫非理
論曰若計我常無有變易雖遭衆苦
霜雹等災如太虛空都無所損不應
智者觀諸世間衆苦所逼發心猒離
方便正勤以證解脫此顯我常不可
惱故雖觸衆苦應不覺知若不覺知
則無猒離若無猒離則不正勤若不
正勤則無解脫哀哉外道狂乱無知
譬如有人懼諸霜雹疾風瀑雨水火
等災損害虛空勤加守護既執有我
無惱湛然詎勞自苦妄求解脫誰有

愍者顧此癡狂無緣自苦不深悲愍
外道經中咸作是說著我生死離我
涅槃既讚捨我令欣解脫如何固執
有實我耶為顯此義故復頌曰
我若實有性 不應讚離我
論曰我若實有緣生我見即是真實
不應勸捨為證實我應更慇懃勸修
我見令其堅固云何勸捨真實我見
令修虛妄無我見耶
又諸外道或隨師教或自尋思起諸
我見種種諍論乎相違反云何執此
為實見耶於一我上競執紛紜寧可
生疑如何執實若無我見不稱實我
汝不應說能證涅槃不稱實見證涅
槃者知真趣脫此說應虛為顯斯義
故次頌曰
定知真實者 趣解脫應虛
論曰有我若實無我我所解脫方便
見應成虛有我我所違逆涅槃隨順
生死見應是實若顛倒見隨順涅槃
無顛倒見隨順生死云何汝論作如
是言定知實者能趣解脫以此定知
空無我見得涅槃故所證非虛我我

所見涅槃時捨應如餘見是其顛倒
又汝論說我見無倒在聞思位至修
位中我見既捨復成顛倒以其我相
略有二種一有二無有順生死無順
涅槃故有我見入聖時捨汝此狂論
為世所嗤審察即無如何實有如繩
在闇乍見言虵及至諦觀乃知非實
外道亦尒無明闇中見無常身謂有
常我若得聖智諦觀此身達空無我
而證解脫知有我見初實後虛確言
稱境有信無智既許我見初實後虛
得涅槃時應許無我後若無者前亦
應無為顯此義故次頌曰

解脫中若無　前亦應非有

論曰此中意顯如解脫位我無有相
未解脫時亦應非有性無別故或復
身等於解脫時既無有我未解脫位
亦應無我相無別故諸外道等無智
睡眠眯覆慧目不了諸行相續道中
微細差別妄執有我是一是常不可
以其無智雜見謂證真理要依無雜
清淨智見方證真理為顯此義故次
頌曰

無雜時所見　彼真性應知

論曰以不雜火自有水相知雜火時煖非水體身等自相應知亦尒得解脫時空無我故雜我見位亦無有我或復我體應知亦然無雜位中既無有相雜我見位有相亦無是故應知無雜所見稱法實性雜見不然

復次諸外道等咸設難言若一切法空無我者是心根身云何不斷無常諸行空無我者悉皆斷滅如燈火聲此亦不然故次頌曰

若無常皆斷　草等何不然

論曰雖諸草等無我無常然有因緣相續不斷心根身等應知亦然故所立因有不定過又立因喻證心根身皆有斷滅此言未了為一念生無間即滅更不相續名為斷耶為經多時相續不絕後要當盡名為斷耶若言初者闕於同法燈等隨因多時起故若言第二我亦許然無餘涅槃生死斷故為破前因復說頌曰

此理誠為真　無明亦非有

論曰無明自性非我非常應亦如燈

自然斷滅若如是者無明所生貪等
惑障應自然斷若尒即應生死繫縛
不由功用自然解脫此二半頌俱顯
前因有不定失內外為異
復次諸外道等有作是說色等諸法
雖是無常然依我故相續無斷此亦
不然違解脫故若色等法依我生者
我既是常前後無異即應畢竟不證
解脫若言諸法雖依我生然由緣助
故無此失若尒諸法唯應由彼衆緣
而生我復何用能生衆緣與所生果
更相隨順同有同無我既是常一切
時有果則不尒豈藉彼生我用難知
緣力共了如何黨我不信衆緣為顯
此義故次頌曰
現見色等行　從緣生住滅　故知汝執我
雖有而無用
論曰色等諸行生住滅時現見從緣
不依於我汝執我體既非緣生即無
作用如前已說又色等法生住滅相
種類及時皆不同故何得依一常住
我緣如燒煑等依緣別故熟德色類
亦有差別如是差別不依一緣謂無

始来色等諸法名言熏習種類不同
及先所造諸有趣業種種差別功能
轉變隨所遇緣成熟發起變生色等
生等差別所言緣者謂精血等是其
生緣衣食定等是其住緣毒藥灾損
四大乱等是其滅緣諸所計我無此
別用外道愚癡強立為有為顯此義
復說頌曰
如緣成芽等　緣成種等生
故無常諸法
皆無常所起
論曰如外種等依自因緣功能差別
而得生起復待餘緣助發功力變生
自類芽等諸果內身心等應知亦然
諸行相續同類異類隨所遇緣生果
差別此則顯示內身心法體無常故
如外芽等必從自類無常因生我於
身心無能生用非緣生故如龜毛等
復次為顯諸法雖無有我而非斷常
二過所及故於品後復說頌曰
以法從緣生　故體而無斷　以法從緣滅
故體亦非常
論曰諸法展轉從無始来依同類因
生等流果起後後果續前前因於中

無間所以不斷若前因滅後果不生
於中有間可名為斷由對治生前因
力滅後果不續所以非常若法凝然
不捨前相其體無變可名為常又前
因滅所以非常後果續生所以非斷
又因生故所以非常能生果故所以
非斷又念念別所以非常相似相續
所以非斷又法非有所以非常亦復
非無所以非斷有即為常無便斷故
如是佛子遠離二邊悟入緣生處中
妙理正觀一切非有非無法尚性空
我豈為有薩迦耶見及以隨眠并此
所生於斯永滅復觀諸行平等性空
彼此俱亡自他想滅遍於一切所化
有情起無緣慈澍妙法雨窮未來際
拯太虛空利樂有情勝用無盡此勇
猛者空觀所持衆苦熾然皆不能觸
見大生死如空宅中妄想所牽衆多
憂苦譬如猛火騰焰震烈焚燒無量
無智有情悲願纏心無所怯懼投身
沒命而拔濟之此大慧者觀空無倒
我想既除離我所執二愛盡故不復
樂觀貪等煩惱所依止事為饒益他

廣百論釋卷第三　第十七張　是

常處生死於中不染即大涅槃雖處
塵勞無邊苦海恒受勝樂過二涅槃

大乘廣百論釋論卷第三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